

宋元通鑑

第廿八冊

特279-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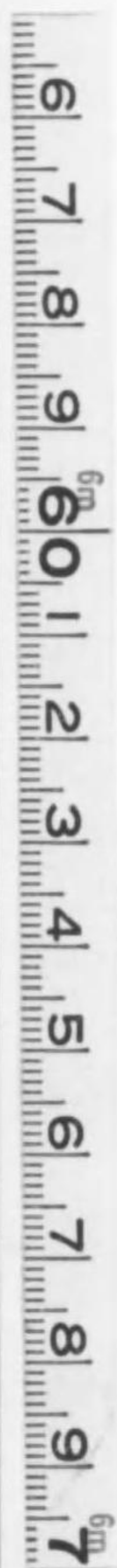


1200501132215

特279

.76

第四百廿六號



始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六 戊戌一年

孝宗六

淳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謝廓然乞戒

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

英雄氣魄
試之實用
則踈然其
出處自不
苟而明哲
保身則不
足良由學
問之未精
慘忽分寸
之未審也
使降心以
事朱呂所

通鑑卷之六十一
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
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
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
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
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
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
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
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
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
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

就必切實

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
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
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
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况望其憤故國之耻
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
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
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
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
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
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

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

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旣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鵬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

宋事之口非也方離
汴而遽將
問諸水濱
胸中先有
航海之癖
也畏也其
根在君父
真實亦疑
關念梓宮
不能一刻
舍也孝也
顧破其畏
全其孝莫
如北狩之
日天子三

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

下哀痛之
詔願萬自
貶損以迎
二帝臣子
三以大義
執之天子
不從然後
群臣泣血
盟誓期十
年五年必
恢復必返
駕無貽君
父羞否者
誅無赦而
於是效唐
人十事要
君將相臺
諫侍從擬
議石畫一
不遺一介

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樂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

之使一不
弃尺寸之
土一閭帥
專征臨敵
不受君命
站定脚跟
拿定主意
其南侵則
禦之內亂
則討之汴
京開陝荆
襄江淮選
建良帥俾
得專財賦
兼屯鹽諸
政一切不
中制或十
年或二十
年久任主
於安邊境

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

牧民氓彼
醜虜爭奉
帝后之不
暇而敢加
害乎哉夫
如是上全
天子之大
孝下免后
妃帝子遷
徙鯨鯢之
辱蓋將順
孝思正小
人之所籍
口而金牌
可以撤將
片紙可以
班師正小
人之所藉
手授以二
柄豈不讓

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

此奇恨抑
有感于吾
翁若翁之
說項羽卒
不殺太公
名曰擲之
其實全之
第不宜出
於沛公之
口而良平
代為之辭
則善矣子
所謂天子
三下哀痛
之詔臣子
三執不從
善歸君過
歸已俾微
欽有太公
之萬全而

通鑑卷之六十一 宋紀
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
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
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
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
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
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
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
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
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
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

諸帝無沛
公之一失
善之善者
也。苟此着
一誤無所
不誤矣。
累朝小人
或辨利或
名譽或意
氣大都有
个住頭惟
宋小人輩
墨落客振
振繩繩如
蠶木之虫
必生於梁
柱棟折椽
崩一番更
易又一番
剝爛子嘗

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
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
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耻。而終
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
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
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
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
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
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
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

竭日夜思
之不得其
故意者科
目太冗甚
至盈七百
八百而於
是。小人雜
出其間耶

通鑑卷八十六 宋紀六
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
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
從而朘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
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
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
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
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
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
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
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

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
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爲役矣徒使神
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北征伐卒垂聖意
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
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
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
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
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
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

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草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

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旣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主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

通鑑卷之六十一
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此語太楊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塲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

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

通鑑卷之六 綱目
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

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沉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平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

通鑑卷之六十一 宋紀
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
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
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
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
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
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
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
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
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
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

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
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
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
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
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
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
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
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
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

通鑑卷之六十六 宋紀 十一
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帝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將見亮亮，耻爲覲所知，踰垣而逃。覲以其不詣已而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

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怯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

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
可以爲百五六十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
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
能一二以聽之明語太多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
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
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隋不復知讐
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
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
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

度外二字
公累言之
不知能守
祖宗之法
復祖宗之
疆度內乎
度外乎得
無大言無
當乎

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
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
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
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
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
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矣藝祖之本旨
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
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
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亦好丞渡江而
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

通鑑卷八十六 宋紀
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答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帝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

和議不息
小人不退
此時務也
於朱熹曰
祖謙何預
而大泄其
憤可謂豪
傑否

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胃、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
二月辛未、申嚴武臣呈試法、詔二廣毋以攝官人治獄、甲申、雨土、三月丁未、李彥穎罷、壬子、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己未、以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叅知政事、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覲王朴、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扞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惜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丙寅、以范成大叅知政事、辛未、知紹興府、張津、進羨餘四十萬緡、詔

中批

有感于後
卿之言

以代民輸和買身丁之半、五月庚子、置武學國子員、六月庚午、飭百官毋得請托、乙亥、范成大罷知婺州、甲申、以錢良臣僉書樞密院事、閏月壬寅、置鎮江建康府轉般倉、秋七月甲子、李顯忠卒、顯忠字君錫、青澗人、初名世輔、高宗改賜今名、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爲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竒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謚忠襄、八月甲午、復制科舊法、詔諸路守令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

勤田功興
水利之効

募民兵

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
 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
 故違、重置于法、丁酉、詔關外四州增募民兵、為忠
 勇軍、史浩薦朱熹知南康軍、至南康、值歲旱、講求
 荒政、多所全活、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
 舊、為學規、俾守之、九月戊寅、賜岳飛謚曰武穆、
 冬十月戊戌、史浩等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
 宗玉牒、十一月丙寅、詔軍民喧鬪者、並從軍法、甲
 戌、史浩罷、乙亥、以錢良臣叅知政事、丁丑、以趙雄為
 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十二月庚寅朔、頒新定薦

吏治

舉式、以劉清之知常州、未任、上疏曰、今日之俗、惟
 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任者曰增秩乎、士曰開科乎、
 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
 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使人、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蓋
 為治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
 於理義者、為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
 其明於義理者、以為監司、為學官、為守令、為將帥、則
 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
 儀刑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
 業、斯無難矣、改知衡州、衡自建炎軍興、有所謂大軍

吏治

通鑑卷八十六
宋紀
月椿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疏請于朝願酌量蠲減不報清之百凡撙節民力稍蘇或有稟白手自書之吏不預焉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與諸生輸情論學示以先後本末之序士民興起部使者以清之不媚已貽書所厚臺臣論罷歸築槐陰精舍以處從游之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之常歎曰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今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已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于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二者正則治道自舉矣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七

起巳亥至壬寅凡四年

孝宗七

淳熙六年金大定十九年春正月壬申蠲夔州路上供金銀

二月壬辰錢良臣以失舉賊吏奪三官丙申詔前

宰執侍從有已見利便聽不時以聞呂祖謙詮擇

聖宋文海成編定為一百五十卷奏御賜名文鑑并

賜祖謙銀三百兩絹三百疋周必大承制撰序云建

綱目不如
通鑑然通
鑑亦有不
盡處

隆雍熙之文偉、咸平景德之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異、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朱熹張栻殊不以爲然、謂伯恭承當此事、便好發明人主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論曰、文鑑之有裨於世與否、固未暇論、而資治通鑑、易紀傳爲編年、自周威烈王、以迄於五季、千二百餘年、治亂興亡得失之故、昭若指掌、似亦可爲鑒往者之一助矣、願謂其枉費精力何也、朱子既有是說矣、乃因其書而篇提數言、以成綱目一書、

力省功倍、至今學者謂綱目繼獲麟而作、而不復知有通鑑矣。豈其數言遂能發明人主之學乎、

三月丙寅、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京秩。夏五月癸未、

給襄陽歸正忠義人田。詔諸路轉運常平司、凡沒

官田營田沙田沙蕩之類、復括數賣之。六月甲午、

廣西賊

建豐儲倉。辛亥、廣西妖賊李接破鬱林州守臣李

端卿棄城遁、遂圍化州、命經畧司討捕之。端卿梅州

編管。是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略

曰、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

通鑑卷之八十一 宋紀
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

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敢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所

通鑑卷之七
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姑置不問。熹仍舊供職候旨。秋七月戊辰。班隆興以來寬恤詔令于諸路。癸未。太白晝見經天。八月壬寅。以知楚州翟畋過淮生事。奪五官。筠州居住。九月癸未。詔閩廣賣鹽。毋擅增舊額。冬十月丙申。詔太學兩優釋褐。與殿試第二人恩例。十一月乙卯朔。帝著論數百言。深原用人之弊。因及誅賞之法。命宰執示從臣于都堂。十二月丙申。修百司省記法。己亥。詔自今鞠賊吏。後雖原貸者。毋以失入坐獄官。

七年。金大定二十年春正月乙丑。劉焯以平李接功。擢集英殿修撰。將佐幕屬吏士進官有差。二月癸未朔。初置廣南煙瘴諸州醫官。辛卯。魏王愷卒。愷寬慈。爲帝深愛。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卒。帝泫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正爲此子福氣差薄耳。謚惠憲。二子攄柄。攄早卒。張棫卒。棫字敬夫。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棫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

通鑑卷之七十一 宋紀一
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覲，覲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窓，櫺覲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

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三月壬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丁丑，詔諸州招補軍藉之闕，自今歲以爲常。夏四月丙戌，趙雄等上仁宗

通鑑卷之七十一 宋紀 五
哲宗玉牒已酉命廢補武舉宗室小使臣行三年喪
五月戊辰以周必大叅知政事謝廓然僉書樞密
院事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
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叅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
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
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
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
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六月壬寅詔試刑法官增試經義 秋七月丁卯
以旱決繫囚分命羣臣禱雨于山川 八月甲申以

禱雨未應諭輔臣令職事官以上各實封言事是夕
雨拔書郎羅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
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
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
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曠爲虐
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
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
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
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
亂萌自消矣 丁酉置湖南飛虎軍 九月壬申禁

諸路邊糶、陸九齡時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九齡字子壽、撫州金谿人、與弟九淵、自相師友、時稱二陸。冬十月丙戌、詔限田太寬、民役煩重、其令臺諫給舍、同戶部長貳、詳議以聞。十一月癸丑、詔邊吏存恤江西過淮饑民。十二月庚寅、趙雄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志。是月、胡銓卒。銓字邦衡、廬陵人、剛方直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勇往直前、不以一毫利害動其心、所著有易春秋周禮禮記解、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

趙汝愚

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時擬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淞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爲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爲定制。金討亮弒熙宗罪、廢爲庶人。二月庚寅、詔三省樞密六部、置籍稽考興利除害等事。陸九淵訪朱熹于南康、九淵至白鹿書院、熹率寮友諸生、請九淵登講席、乞一言以警學者、九淵講論語君子喻於義一章、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

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

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聽者莫不竦然。至有泣下者，熹曰：子靜發明敷暢，懇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三月戊午，以潮州賊沈師爲亂，趣帥憲捕之。

除朱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閏月辛巳，命諸路

潮州賊

袁燮

帥臣監司分州郡臧否爲三等、歲終來上、戊子、賜禮部進士三百七十九人、是科得袁燮、夏四月癸酉、立郴州宜章桂陽軍臨武縣學、以教養峒民子弟、五月戊寅、詔監司守令勸課農桑、壬寅、以史浩爲少師、六月戊辰、史浩薦薛叔似楊簡陸九淵陳謙葉適袁燮趙善譽等十六人、詔並赴都堂審察、九淵不赴、調袁燮爲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賑恤、袁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民居分布、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爲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秋七

荒政

月、除朱熹直秘閣、再辭不允、呂祖謙卒、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也、其先河東人、五世祖公著、徙開封、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憶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

通鑑卷之七十一 宋紀
志錄宋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八月庚戌，趙雄罷，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爲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眷衰，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疑之，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癸丑，以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淮旣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卽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甲寅，以謝廓然同樞密院事。改除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荐饑，王淮薦熹卽日單車就道。九月辛巳，錢良臣罷，庚寅，以謝廓然

去有名

兼權叅知政事。冬十月甲子，詔災傷州縣諭民賑糶。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一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汗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寃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

通鑑卷之八十七 宋紀 十一
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灾而致異。又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

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徃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灾異數見，飢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竦聽，因

通鑑卷之二十七 宋紀
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爲七事。其一以爲救荒之務。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與增減。使得其平。其三上戶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應募者衆。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石。以備糶濟。其五民間官物並與住催。其戶部指定支遣之數。且於內庫支借。紹興丁錢。宜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卽嘗卽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乞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虔者。奏劾老病昏愚者。汰遣。惻怛愛民。才力可使者。許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

數仍依富弼趙抃例。通差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時。暫管幹。次復陳二說。乞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則第四等戶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下。次言紹興和買均輸之重。請革其弊。帝深納之。甲寅。以旱傷。罷喜雪宴。辛卯。浚行在。至鎮江府運河。十二月甲子。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初。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視事于西興。則客舟之米已輳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始于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皆乘單

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贖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因上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碩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血。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

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准言熹行其所學。民被實惠。詔諸路各行其法。戊辰。金遣魏貞吉等來賀明年正旦。以爭執進書儀。帝還內。遣王抃往諭旨。已巳。貞吉奉書入見。金主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

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臨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聞皆自耕。歲用亦足。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賑之。其惰農飲酒。勸農謀克及都管各以等第科罪。

九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丁丑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癸未罷樞密都承旨王抃予外祠以文臣爲都承旨
戊子糴廣南米赴行在
除陸九淵爲國子學正

九淵言論感發諸生興起
二月庚戌遣使訪問二

廣鹽法利害
三月壬辰遣使按視淮南江浙賑濟

夏四月癸亥帝覽陸贄奏議諭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條陳勿隱
五月丙子詔輔臣擇監司郡守必先才行
六月戊午謝廓然卒甲子太白晝見經天
詔捕蝗朱熹上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
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
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
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

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其略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愛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邪。秋七月辛巳。出南庫錢三千。

出庫錢賑

萬緡付朱熹備賑糶。壬辰。以李彥穎參知政事。八

月己亥朔。詔紹興民戶。去歲已納夏稅。應減者三十萬緡。理為今年之數。除朱熹直徽猷閣。以其賑濟

有勞也。九月庚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時

成都闕帥。上加訪問。王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

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

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

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相。乙未。禁蕃舶販易金銀。

著為令。改除朱熹為江西提刑。先是熹行部至台

州。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

王淮等朱熹留正二事差好留正

王淮不終

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仲友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具疏辭免大略以為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乞特賜與祠冬十月丙午罷軍器所招軍辛亥塞四川沿邊支徑十一月戊辰朔禁臣庶之家婦飾僭擬

出處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八 起癸卯至丙午凡四年

孝宗八

淳熙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春正月丁丑以施師點僉書樞

薛叔似

密院事國子學錄薛叔似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

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

甚帝嘉納之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

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

是引君當道之語

應孟明以直對遷官

強盜可以役流宋之

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甲申李彥穎罷以黃洽為御史中丞洽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為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淬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可潭州奏強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議洽曰強盜異他盜以其故為也若止髡役三年之後圈檻一弛

黃洽

議論安得不多小人安得不恣

稀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况役時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詔朱熹屢乞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熹自是杜門不出作武夷精舍居之二月癸卯竄內侍陳源于郴州源提舉德壽宮恃恩專恣其厮亦補官帝聞而惡之故竄且籍其家三月戊辰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詔藏秘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畧故一祖八宗之事凡六百八十七卷燾請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史臣謂其多掇拾野史非春秋傳疑傳信之法也夏四月巳亥命湖南廣西堙塞溪洞徑路五月辛卯詔

疏襄陽木渠以渠傍地爲屯田給民耕之六月戊戌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柄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

何不明攻其所爲

已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

尤袤

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真偽相亂爾。秋七月。以旱曠求直言。尤表上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獻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時貸命。使

明主

荒政

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旣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八月戊申。以施師點黃洽叅知政事。上謂洽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用人之地。不可不勉。洽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冬十月乙未。詔兩浙義役從民便。十一月壬戌朔。日食。甲戌。幸龍山大閱。閏月壬寅。詔却安南獻象。十二月丙子。朝德壽宮。行太上皇

通鑑卷之六 宋紀
后慶壽禮、遷陸九淵爲敕令所刪定官、與漕使尤
袤書略曰、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元晦之政
亦誠有病、然恐不當泛然以嚴病之、使罰當其罪、刑
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愚嘗謂不論理之是非、
事之當否、而汎然爲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
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
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
知梗概、浙人殊賴、自劾一節、尤爲適宜、其誕慢以僥
寵祿者、當少阻矣、

十一年

金大定二十四年

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辛丑、安化

沙世堅討蠻

蠻蒙光漸等犯宜州、思立砦、廣西兵馬鈐轄沙世堅
出兵討之、獲光漸、丙午、詔江東西路諸監司、義役
差役從民便、甲寅、雨土、朱熹還自浙中、見其士
習馳驚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
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
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
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
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且貽書于陸
九淵曰、敕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
令中、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其一、二、亦

呂祖儉
潘景愈
孫應時

非小補也。二月甲申，詔兩淮京西湖北萬弩手，令在家閱習，每州許歲上材武者一二人，試授以官。如四川義士之制。三月癸巳，命利路三都統吳挺、郭鈞、彭杲密陳出師進取利害，以備金人。辛丑，罷秀州御馬院莊，歸其侵地。庚戌，詔御試策有及軍民利害者，考官哀類以聞。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其一曰：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卽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

彥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卽著成效。陛下天錫勇智，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

通鑑卷八十八 宋紀
六
憐之人俯仰酌酢而不倦道兩賜時若有詠誦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其二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

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鮓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

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特甚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

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可以立致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而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卽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

通鑑卷八十八 宋紀 孝宗八
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厖雜、而其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

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爲陛下誦之、其五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陛下米鹽靡密之務、徃徃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

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邪、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上反覆贊歎、是月、金主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

太子乃受守國寶、夏四月甲子、以興元義勝軍移戍襄陽、五月甲寅、出緡錢三十萬、犒給四川久戍將士、六月庚申、以周必大爲樞密使、己卯、諸州歲買稻種、備農民之闕、秋七月癸丑、以浙西江東水禁諸州過糴、九月甲寅、減四川酒課六十八萬餘緡、冬十月甲子、命舉改官人犯賊者、舉主降二官、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爲非盛世、而耻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踈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

存問處士

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壬午詔諸以忠義立廟者兩淮漕臣繕治之 十一月甲寅令

峽州歲時存問處士郭雍 十一月己卯詔戒監司

州縣毋得於常賦外追取于民 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春正月己丑禁交趾鹽入省地壬

辰四川制置使留正誘青羗奴兒結殺之 二月禁

胡蕃樂 朱熹提舉崇道觀秩滿復乞祠拜華州雲

臺之命 三月乙酉孫擴進封平陽郡王辛卯禁習

渤海樂 夏四月戊辰班淳熙寬恤詔令 丙子謀

言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詔吳挺與留正議之是月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日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自爲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

通鑑卷八十八
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屬奉辭。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徃。汝等皆奢縱。徃徃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數行。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還燕。五月庚寅。地震。尚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

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南北僉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謂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

通鑑卷之六十一 宋紀
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

唯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

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廼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輟、而君臣不聞警擢、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

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

通鑑卷八十八
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

郝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菹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恃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

通鑑卷八十八
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而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董蜀之心而董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則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

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主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爲。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留心于所以爲本原者焉。辛卯詔趙汝愚察守令。擇兵官防盜賊。六月丁丑詔浙東帥臣監司不以時上諸州臧否奪一官。秋七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甲辰以淮西屯田鹵莽總領軍帥漕臣守臣奪官有差。八月癸亥詔太上皇壽八十。令有司議慶壽禮。九月丁丑詔諸路總領軍帥漕臣守臣歲上屯田所收之數。冬十二月甲子以知福州趙汝愚爲四川制置使。

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春正月庚辰朔率羣臣詣德壽宮

行慶壽禮大赦百官加恩二月甲寅詔犯盜兩次

以上雖為從論死夏四月辛亥詔吳挺結約夏人

五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自淳熙至此凡四見宴

講官于秘書省時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

等御筵及金罍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

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

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

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

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萬古治安之策

李大性

惟其若此失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以李

大性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大性進典故辨疑百篇皆

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錄核其正

舛率有據依帝讀而褒嘉之秋七月壬寅謚胡銓

曰忠簡閏月戊申以留正僉書樞密院事正在蜀

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麓而已餘無長物己未

五星皆伏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于軫九月

乙巳詔偽造會子凡經行用並處死冬十一月甲

子江淮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列

傳丙寅梁克家罷除陸九淵將作監丞給事中

吏節

王信上疏論駁改九淵主管台州崇道觀九淵與李
成之書曰王給事謂吾將白其爲首相爪牙者故惶
懼爲此亦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
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去一邪登一
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也及君心旣格則規
模趨向有若燕越是非邪正有若蒼素大明東升羣
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汗人牙頰哉向來面對
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
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
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

李成之

切中宋弊

遇哉、十二月甲午、陳俊卿卒、年七十四、方屬疾、手
書示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謚正獻
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孝友忠敬、得
於天資、平居恂恂、若不能言、立朝則正色危論、分別
邪正、面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
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卒也、熹
不遠千里、往哭之、乙未、賑臨安府城內外貧乏老
疾之民、戊戌、大理寺奏獄空、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八
 牙紀
 七

終